

接好中医传承的“接力棒”

“我爷爷是中医，我爸爸是中医，所以我也要当一名中医。”荷兰兰坚定地说，她决定接过中医传承的“接力棒”。

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一名出色的消化科医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主要方向为消化内科疾病，刚一毕业就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我院消化内科工作。作为消化内科的中坚力量，她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严肃看待每一例病症，严谨处理每一次治疗，让患者的信任得到真切的回馈，不留遗憾。这是她对患者的承诺，也是对自己作为白衣天使信念的践行。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平肩。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缕药香跨越古今。中医的文化精髓早已深入她的骨髓，一方面是悬壶济世的伟大理想，一方面是对中华瑰宝的耳濡目染，在消化内科的西医之路虽然看起来更顺遂，更有前途，但是她却在其中看到了中医独有的优势和价值，于是她坚定地选择到中医科做一名中医，将中医文化更好地传承。

选择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有人说告别过去，蜕变重生，但是荷兰兰却说为什么要告别呢，应该是携着过去，揣着现在，奔赴未来。如今中医后继乏人的现象依旧是严峻的问题，所以才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拓宽视野，加入其中。从决定转战中医后，困难还是比较多，主要是来自病人的质疑。在大家的刻板印象中，中医都是越老白发苍苍，越是经验丰富，越是值得信赖。“这么年轻，能看病不？”“你少开几贴，我吃了先看看效果。”遇到这样的质疑，荷兰兰并没有打退堂

鼓，因为自从她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她就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当然也有以前在消化科的老病人寻她而来，这就是对她莫大的支持。她刚到中医科时，有一次到脑外科会诊，患者因为长期卧床长了褥疮，出现溃烂漏口，尽管脑外科给予敷料外敷等治疗，但创面就是不见好，患者备受折磨。荷兰兰会诊后，经过中医辩证，予中医“补托法”口服中药处理，患者漏口开始慢慢长出新肉，创面一点一点愈合，到最后一次会诊，患者已能自己起床梳洗穿戴，亲自至病房门口迎接。

传承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作为一个医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不断地更新、跟上先进的医疗知识和技术，为病人治病。在多年的坚持学习中，功夫不负有心人，荷兰兰被确定为常州市第五批孟河医派百人传承工程培养对象，现为江苏大学讲师，曾在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和消化科进修，还在2018年我院举办的茅山论镜国家继续教育班授课。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心慌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有一位女病人在心内科做完心电图，心脏冠脉CT等一系列检查，未发现问题，于是报着试试看的态度，转求中医诊治，通过望闻问切，荷兰兰认为该患者是因心气不足，阴血亏虚所致，予养心气、补心血，稍兼安心神处理，一周后病人症状明显改善。荷兰兰介绍这些药方参考了《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脾胃论》等中医经典药方，平时她也比较注重这方面的积累，做好中医经典名方的传承。在多种中医治疗法下，类风湿的病人全身关节疼痛明显好转，慢性咳嗽，萎缩性胃炎等各种疾病在传统名方的治疗下出现改观，甚至疗

效非凡，那种认同感、喜悦感、成就感，让荷兰兰体会到了自身的责任和价值。

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守正，意味着坚守正道，坚持按事物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规律办事。荷兰兰深知要取得突破，必须要在继承中创新，借鉴中引领，走中西结合的路子。在新的医学格局下，中医文化的传承之路如何更好地走下去，是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荷兰兰还在消化内科的时候接触的病人当中有一部分人是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该病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炎症性疾病，属于胃肠病中的疑难杂症之一，反复发作，迁延难愈，中医认为此病的基本病机是肠道湿热，热腐脂络，荷兰兰坚持中西医结合，内外合治治疗此病。结合患者肠镜报告及临床症状，舌苔，脉象，在西药的基础上，给予中药口服及中药局部灌肠，由于灌肠药物直接作用于肠壁，清化肠道湿热，修复肠道黏膜，于是能很好地发挥中药的优势，经济方便，且疗效可靠，获得患者的一致认同。

薪火相传，才能生生不息。在党的领导下有无数像荷兰兰这样“板凳甘坐十年冷”青年医者，将中医文化作为信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为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足发展发出了自己的光和热。

文/王弦弦



荷兰兰

常州市金坛第一人民医院中医主治医师，中医世家、硕士研究生。2012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师从江苏省中医院脾胃科沈洪教授，2019-2020年在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先后跟师国家级及省级名中医学习中医内科学疾病辨证治疗。

秋忆

秋日凉风里的阳光在花枝上撒下一抹嫩绿，恍惚间有春来了的感觉，跟春意盎然不同，秋！蓄势待发！

短短几天，夏剪后的花枝又簇拥着崭露头角，鲜活的让我久久沉浸在喜悦中，希望就是这样无声的绽放着！

我喜欢秋风裹进裤管的感觉，脚脖子处的阵阵凉意提醒我骄阳似火、烈日中天已远去。今年的夏天，雨水稀少，入秋后的几场秋雨洗却浮躁，所有的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记忆深刻的是，小时候差不多每年入秋降温，台风来袭，我就会扁桃体发炎，最怕打针的我会被爸爸、妈妈、叔叔几个人按住打针，即使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是每次都成功。不成功的时候，毛胡子赤脚医生会说：“算了，吃药吧，就是好的慢一点。”所以那些时候，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再反抗一下，毛胡子医生就快要改变主意了，但我也不是每次都成功。

我不知道我是怕他还是怕打针，可能都有吧，他总是带着一股药水味，黑黢黢的络腮胡在说话：不要靠近！不知怎么的，久而久之，这件事就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身边的大人总喜欢时不时说一笑，然后关切的说：扁桃体发炎可难受了，你不要受凉啊！

没曾想，我成了一名护士！回家只要碰上他，他就会调侃我：“帮别人打针怕不？哈哈！”后来，他会说：“现在不怕打针了吧？哈哈！”花白了的胡子抖动着，仿佛我害怕打针就是昨天的事情。再后来，同行的我们，还能聊到一块，一辈子从医，脚踏实地，家乡人的守护神，暮年的他让我有一种亲切感。

秋风摇曳，凌乱花枝头，愿君常似少年时，满目风景无忧，喉咙沙哑着的我依然喜欢秋天！

文/邓燕

敢于去想的梦

“你的梦想是什么？”我问七岁的儿子。“做警察，伸张正义！”“你的呢？”我问十八岁的女儿。“嗯……我也不知道。”她打着哈哈跳过这个话题。

而我相信，就算再问问跟她年纪相仿的，更普遍的，他们还会在后面不服气地加一句：“为什么一定要有梦想呢？”我不想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因为青春期的叛逆。

诚然，这种隐约的、对世俗的反抗，确实有叛逆的因素，但说到底，其实是心智成熟过程中，青少年对于“梦想”这一类对未来的承诺感到恐惧，想要逃避。孩童们的梦想除了当时的他们自己，几乎没有谁会当真。但似乎年龄越大，梦想这个词背负的现实意义就越多，夹杂了太多不属于的东西，以至于连自己都不敢当真。说出来的梦想仿佛就是被旁人审视指点的命，不算太现实就会被认为是那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太过现

实，又寡然无味。我们宣扬着少年要有梦想敢担当，可当年连梦想都不敢说出口，都要质疑，哪来能力和信念实现梦想呢？

这种恐惧与逃避的根源，其实是我们把“梦想”这个词定义的太过现实了。我不否认完全跟现实脱轨的梦想是对人生努力的一种或多或少的浪费，这种梦想可以有，但应当成适当的心理放松。但太过现实的梦想就少了它特有的魅力——美好朦胧的想象。少年敢闯敢做，是因为梦想造就了无限可能的未来。正像先前流行的“追梦人”一词，梦想并不是你循规蹈矩的终点，而是引导你奋斗追逐的目标。它在人生中更多是引领，而非强调“获得”这一结果，因为已经获得的梦想是既定的现实，没有无限可

能；只有正迫逐着的梦想，才是需要想，需要追的梦。

那梦想，究竟该如何去想？

我认为梦想应该承载着一种对于自身的担当。这里并不是去宣扬精致的利己主义而忽略集体，“自身”，其实是需要放在特定的情景中去定义的。

一种身份，决定一种担当，承载一个梦想。

在这一点上，明代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先生很有发言权。作为他自己，梦想是做圣贤，这个梦想承载了他打破思想束缚，创立心学的担当；作为朝廷重臣，这个梦想承载了他为官忠诚，平定叛乱的担当。回到我们自身，作为我们自己，我们的梦想应该承载为自己人生负责的

担当；作为学生，我们的梦想应该承载思考钻研求取的担当；作为青年人，我们的梦想应该承载为社会发展的担当。归根结底都是不同身份带来的担当与梦想，它们并不冲突，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个体。

既然是对自身的一种担当，那只要建立在对自我身份正确构建的基础上，没有梦想是荒诞可笑的。王阳明当时做圣贤的“春秋大梦”连父亲都不能理解，但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敢想，只要敢追，那它就是值得的梦想。

似乎一直在以少年人的视角呼吁我们要敢于梦想，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追逐梦想的能力，什么时候“做梦”都可以，关键在于愿不愿意追逐这个梦想。安定不应当是老年生活的代名词，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因梦想而朝气蓬勃。

那么现在，我想问一遍我自己：“你的梦想是什么？”

文/罗春晖